

主编
徐生

四库全书

远方出版社

文 白 对 照

四 库 全 书

第二十卷

主 编 徐 生

远方出版社

就不怜念你的姊姊吗？”公子面对此事深感忧愁，曾数次亲自请求魏王出兵救赵，而且请宾客辩士用种种办法去劝说魏王，终因魏王畏惧秦国而没有听从公子的主张。公子猜想（自己的主张）终久不会得到魏王的允许，决计不愿一人苟活而让赵国灭亡，于是请他的宾客们凑集了一百多辆车马，打算率领宾客们去与秦军决一死战，和赵国共存亡。

路过夷门时，见到了侯生，公子将他所以要和秦军决一死战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侯生。说完了就辞别继续前进，侯生说：“公子努力干吧，老臣不能相从了。”公子走了几里路之后，心中感到不甚愉快，说：“我对待侯生是十分周到的，天下的人没有不听说的，现在我将要去死了，而侯生却无一言半语来送我，难道我还有什么过失的地方吗？”于是又带着车马返回去问侯生。侯生笑着说：“我早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公子仁厚待士的品德天下闻名。今天你有了困难，没有别的好办法才准备去与秦军决一死战，这就好像拿肉投给饿虎一般，这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像这样厚养宾客还有什么用呢？公子待我很厚，你去决一死战而臣下竟不去送行，因此我知道公子会恨我而且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公子向侯生再拜，并向他请教，于是侯生支开旁边的人，悄悄地和公子说：“我听说晋鄙的兵符常放在魏王的卧室内，而侍妾如姬最得魏王宠爱，经常出入于魏王的卧室，她能够偷到兵符。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，如姬怀恨三年，除国王以外，她想寻求一个能为她报杀父之仇的人，但未能找到。如姬曾对公子哭诉此事，公子若能派人去斩下她仇人的头献给如姬，如姬一定愿为公子效死，决不推辞，只是没有机会罢了。公子如果真的开口请如姬帮忙，如姬一定会许诺此事，那么就能得到虎符夺取晋鄙的军队，这样北面就可以救了赵国而且西面又可以打退秦兵，此举如同春秋五霸一般的功业。”公子听从了侯生的计谋，去请如姬帮忙。如姬果然偷到了晋鄙的兵符，并送交给公子。

公子将要出发了，侯生说：“将军在外作战，为了国家的利益，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。公子即使合了兵符，如果晋鄙不交给公子兵权，而要重新请示魏王，那么事情就会危险。我的朋友屠户朱亥可以和你一起去，此人力量过人。晋鄙听从了你，当然最好，若不听从你，就可以让朱亥打死他。”公子听了流下泪来。侯生说：“难道公子是怕

死吗？为什么哭呢？”公子说：“晋鄙是叱咤风云的老将，我去了恐怕他不会听从我意，必定会杀死他，因此流下了眼泪，我哪里是怕死呢？”于是公子去请朱亥同行。朱亥笑着说：“我是市井间操刀宰杀的屠夫，而公子曾多次亲自来看我，我所以没有回拜的缘故，是认为这些小礼节没什么用处，现在公子有了急事，这正是我报答恩惠为你效命的时候到了。”于是和公子一同前往。公子又去辞谢侯生，侯生说：“我本来应随从你一同前往，因为年岁老了不能陪同，我愿计算公子的行程和日期，在你到达晋鄙军中的那天，我定面向北方自刎，以此来送行公子。”公子于是出发了。

到了邺城，公子假传魏王的命令来代替晋鄙的军职。晋鄙合过兵符，却（对此事）表示怀疑，抬起头来望着公子说：“现在我拥有十万大军驻守在边境上，担负着保卫国家的重大任务，现在你单身匹马来接替我的重任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想不听从公子。朱亥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铁锤击杀了晋鄙，于是公子统率了晋鄙的军队，并进行了整顿，下令军中说：“父子都在军中服役的父亲回去，兄弟皆在军中服役的哥哥回去，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去奉养父母。”经过挑选留下精兵八万，进兵攻击秦军。秦军被击退以后，于是又去援救邯郸，这样才保全了赵国。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去郊界处迎接公子无忌，平原君背着箭袋在前面为公子引路。赵王向公子行了再拜礼后说：“自古以来的贤者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公子。”这时，平原君也自惭不敢跟公子相比了。公子和侯生诀别以后，在公子到达晋鄙军中的时候，侯生果然向着北方自刎而死。

魏王对公子偷走他的兵符很生气，假传命令杀死晋鄙，（这些负国的罪过）公子自己心里也很清楚。在打退秦兵保全了赵国以后，公子便派了一名将军率领着队伍回到了魏国，而公子本人和他的宾客们却留在了赵国。赵孝成王很感激公子假传命令夺取了晋鄙的军队从而保全了赵国，于是和平原君商量，打算把五个城邑封给公子。公子听说此事以后，心里有了骄傲的念头，脸上也显露出自以为有功的神色。门客中有人劝公子说：“事情有不可忘记的，也有不可不忘记的。别人有恩于公子，公子是不能忘记的；公子有恩于别人，希望公子能忘掉它。况且假传魏王的命令，夺取晋鄙的军队来保全赵国，这对赵国来

讲是有功的，而对于魏国来讲却不能说是忠臣。公子以此事为骄傲、有功，我认为这一点公子是不可取的。”于是公子立刻自己责备自己，好像无地自容似的。赵王打扫庭前台阶亲自迎接公子，依照主人迎接贵宾的礼节，引导公子从西阶而上，公子却侧身谦让，从东阶而上。公子自称有罪过，即有负于魏国，对赵国来讲也没有什么功劳。赵王陪公子饮酒一直到了天黑，嘴里不好意思说出封赠公子五城的事，因为公子一直很谦让。公子终于留在了赵国，赵王把鄗地作为公子的汤沐邑，魏国也仍把信陵封给了公子。公子留在了赵国。

公子听说赵国有个名叫毛公的处士隐藏在赌徒当中，有个叫薛公的隐藏在卖酒的人家，公子想见这两个人，而这两个人却躲藏起来不肯见公子。后来公子打听到了他俩躲藏的地方，就悄悄地前往和这两个人交往，相处的很融洽。平原君听到这件事后便对他的夫人说：“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公子是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才，现在我听说他竟和赌徒、卖酒的人胡乱交往，公子不过是个荒唐的人罢了。”平原君的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子。公子便辞别了平原君的夫人准备离开赵国，说：“当初我听说平原君很贤明，所以背负了魏王来援救赵国，以满足平原君的心愿。看来平原君的交往朋友只是一时的举动为装门面罢了，不是在真诚地寻求人才。我无忌还在大梁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，来到了赵国惟恐见不到他们。以我无忌这样的人和他们交往尚且担心他们不愿理我，现在平原君认为和他们交往是羞耻，可见像平原君这样的人是不值得交往啊。”于是整理行装准备离开赵国。夫人又把(公子的这番)话全部告诉了平原君。平原君于是摘去帽子前往谢罪，并坚决地挽留公子。平原君门下的宾客听了这事以后，有一半离开了平原君而归附于公子，天下的贤士们也都纷纷来到公子的门下，公子门下的宾客大大超过了平原君。

公子留在赵国住了十年，一直没回魏国。秦国听说公子在赵国，日夜向东出兵攻打魏国。魏王为此事十分担心，于是派使者去请公子回国，公子害怕魏王对他还怀恨在心，于是告诫门下诸客说：“有敢为魏王使者通报的处死刑。”宾客们都是(跟随公子)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，所以没有人敢去劝公子回国的。毛公、薛公二人前往见公子说：“公子所以受到赵国的尊重、闻名于各诸侯国的原因，只是因为魏国

的存在。现在秦国攻打魏国,魏国危急而公子却无动于衷,假使秦国攻破了大梁,把先王的宗庙毁为平地,公子将以什么样的面目立足于天下呢?”话还没有讲完,公子的脸上立刻变了颜色,(于是马上)告诉管车的人套起车马回国救魏。

魏王见到公子以后,两人相对哭泣,魏王把上将军的印信交给公子,公子做了魏国军队的最高将领,统率了魏国的军队。魏安釐王三十年,公子派遣使者(把自己做了魏军将领的消息)告知各诸侯国。各诸侯听说公子亲自统率魏军,便纷纷派了将军领兵前来救魏。公子于是率领五国兵马在河外击败了秦军,打跑了秦将蒙骜。接着乘胜追击秦军到函谷关,压住了秦军,迫使秦军不敢出函谷关。在这个时候,公子威震天下,各诸侯国的宾客都来呈献兵法著作,公子都给这些著作编了名目,所以世上一一般都称之为《魏公子兵法》。

秦王对公子的威武感到忧患,于是不惜万金在魏国寻求晋鄙的门客,使他们在魏王面前诋毁公子说:“公子逃亡在国外十年之久,现在做了魏国的将军,各诸侯国都将隶属于公子的麾下,各诸侯也将只知道有魏公子而不知道有魏王,公子也想趁机南面而王,各诸侯也因公子威震天下而感到害怕,正打算共同拥立他为魏国国王。”秦国多次利用反间计策派人前往假贺公子,刺探是否立为魏王。魏王天天听到有人诋毁公子,不能不信,后来果然派人代替了公子将军职务。公子自己也知道是因为多次被人诋毁而被废置不用,于是假托有病不去朝见魏王,与宾客们酣饮达旦,常饮浓郁的美酒,经常亲近妇女。这样日日夜夜饮酒寻乐生活了四年,终因饮酒过度而患病致死。就在这一年里,魏安釐王也死了。

秦国听说公子死了,便派蒙骜率兵攻魏,攻取了二十个城邑,开始(在这里)设立为(秦国的)东郡。从此以后秦国逐渐蚕食魏国的土地,经过十八年,秦国俘虏了魏王,攻破了魏国的都城大梁。

汉高祖刘邦还处于贫寒微贱的时候,经常听人说公子很贤能。到做了皇帝以后,每次经过大梁时总要去祭祀公子。高祖十二年,在击败黥布之后回京路过大梁时,安置了五户人家专为公子守冢,希望后世每年四季按时祭祀公子。

太史公说：“我经过大梁的旧址时，曾向人打听过所谓的夷门，夷门就是城的东门。天下诸公子也有好客喜士的，然而能像信陵君那样结交各个角落的隐士，礼贤下士，不以为耻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公子的名声远在各诸侯之上，并非虚传。汉高祖每次经过这里时总要让百姓们不断地去祭祀他。

卷七十八

春申君列传第十八

【原文】

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黄氏。游学博闻，事楚顷襄王。顷襄王以歇为辩，使于秦。秦昭王於白起攻韩、魏，败之于华阳，禽魏将芒卯，韩、魏服而事秦。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、魏共伐楚，未行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，闻秦之计。当是之时，秦已前使白起攻楚，取巫、黔中之郡，拔鄢、郢，东至竟陵，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。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，遂见欺，留死于秦。顷襄王，其子也，秦轻之。恐壹举兵而灭楚，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：

天下莫强于秦、楚。今闻大王欲伐楚，此犹两虎相与斗。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，不如善楚。臣请言其说。臣闻物至则反，冬夏是也；致至则危，累棋是也。今大国之地，遍天下有其二垂，此从生民以来，万乘之地未尝有也。先帝文王、庄王之身，三世不妄接地于齐，以绝从亲之要。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，盛桥以其地入秦，是王不用甲，不信威，而得百里之地。王可谓能矣。王又举甲而攻魏，杜大梁之门，举河内，拔燕、酸枣、虚、桃，入邢，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。王之功亦多矣。王休甲息众，二年而后复之；又并蒲、衍、首、垣，以临仁、平丘，黄、济阳婴城而魏氏服；王又割濮、谿之北，注齐、秦之要，绝楚、赵之脊，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。王之威亦单矣。

王若能持功守威，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，使无后患，三王不足四，五伯不足六也。王若负人徒之众，仗兵革之强，乘毁魏之威，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，臣恐其有后患也。《诗》曰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。《易》曰“狐涉水，濡其尾”。此言始之易，终之难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，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。此二国者，非无大功也，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。吴之信越也，从而伐齐，既胜齐人于艾陵，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。智氏之信韩、魏也，从而伐赵，攻晋阳城，胜有日矣，韩、魏叛之，杀智伯瑤于凿台之下。今王妒楚之不毁也，而忘毁楚之强韩、魏也，臣为王虑而不取也。

《诗》曰“大武远宅而不涉”。从此观之，楚国，援也；邻国，敌也。《诗》云“趯趯兔兔，遇犬获之。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”。今王中道而信韩、魏之善王也，此正吴之信越也。臣闻之，敌不可假，时不可失。臣恐韩、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。何则？王无重世之德于韩、魏，而有累世之怨焉。夫韩、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。本国残，社稷坏，宗庙毁。刳腹绝肠，折颈摺颐，首身分离，暴骸骨于草泽，头颅僵仆，相望于境，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，相及于路。鬼神孤伤，无所血食。人民不聊生，族类离散，流亡为仆妾者，盈满海内矣。故韩、魏之不亡，秦社稷之忧也，今王资之与攻楚，不亦过乎！

且王攻楚将恶出兵？王将借路于仇仇之韩、魏乎？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，是王以兵资于仇仇之韩、魏也。王若不借路于仇仇之韩、魏，必攻随水右壤。随水右壤，此皆广川大水，山林溪谷，不食之地也，王虽有之，不为得地。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。

且王攻楚之日，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。秦、楚之兵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与、铨、湖陵、砀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。齐人南面攻楚，泗上必举。此皆平原四达，膏腴之地，而使独攻。王破楚以肥韩、魏于中国而劲齐。韩、魏之强，足以校于秦。齐南以泗水为境，东负海，北倚河，而无后患。天下之国莫强于齐、魏，齐、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，一年之后，为帝未能，其于禁王之为帝有余矣。

夫以王壤土之博，人徒之众，兵革之强，一举事而树怨于楚，迟令韩、魏归帝重于齐，是王失计也。臣为王虑，莫若善楚。秦、楚合而为一以临韩，韩必斂手。王施以东山之险，带以曲河之利，韩必为关内之

侯。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，梁氏寒心，许、鄢陵婴城，而上蔡、召陵不往来也，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。王一善楚，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，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。王之地一经两海，要约天下，是燕、赵无齐、楚，齐、楚无燕、赵也。然后危动燕、赵，直摇齐、楚，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。

昭王曰“善。”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、魏。发使赂楚，约为与国。

黄歇受约归楚，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，秦留之数年。楚顷襄王病，太子不得归。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，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：“相国诚善楚太子乎？”应侯曰：“然。”歇曰：“今楚王恐不起疾，秦不如归其太子。太子得立，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，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。若不归，则咸阳一布衣耳；楚更立太子，必不事秦。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，非计也。愿相国孰虑之。”应侯以闻秦王，秦王曰：“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，返而后图之。”黄歇为楚太子计曰：“秦之留太子也，欲以求利也。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。歇忧之甚。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，王若卒大命，太子不在，阳文君子必立为后，太子不得奉宗庙矣。不如亡秦，与使者俱出。臣请止，以死当之。”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，而黄歇守舍，常为谢病。度太子已远，秦不能追，歇乃自言秦昭王曰：“楚太子已归，出远矣。歇当死，愿赐死。”昭王大怒，欲听其自杀也。应侯曰：“歇为人臣，出身以徇其主，太子立，必用歇，故不如无罪而归之，以亲楚。”秦因遣黄歇。

歇至楚三月，楚顷襄王卒，太子完立，是为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后十五岁，黄歇言之楚王曰：“淮北地边齐，其事急，请以为郡便。”因并献淮北十二县，请封于江东。考烈王许之。春申君因城故吴墟，以自为都邑。

春申君既相楚，是时齐有孟尝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，方争下士，招致宾客，以相倾夺，辅国持权。

春申为楚相四年，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。五年，围邯郸。邯郸告急于楚。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。秦兵亦去，春申君归。春申君相楚八年，为楚北伐灭鲁，以荀卿为兰陵令。当是时，楚复强。

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于上舍。赵使欲夸楚，为瑇瑁簪，刀剑室以珠玉饰之，请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

皆蹶珠履以见赵使，赵使大惭。

春申君相十四年，秦庄襄王立，以吕不韦为相，封为文信侯。取东周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二年，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，乃相与合从，西伐秦，而楚王为从长，春申君用事。至函谷关，秦出兵攻，诸侯兵皆败走。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，春申君以此益疏。

客有观津人朱英，谓春申君曰：“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，其于英不然。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，何也？秦逾崑崙之塞而攻楚，不便；假道于两周，背韩、魏而攻楚，不可。今则不然，魏旦暮亡，不能爱许、鄢陵，其许魏割以与秦。秦兵去陈百六十里，臣之所观者，见秦、楚之日斗也。”楚于是去陈徙寿春，而秦徙卫野王，作置东郡。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，行相事。

楚考烈王无子，春申君患之，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，卒无子。赵人李园持其女弟，欲进之楚王，闻其不宜子，恐久毋宠。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，已而谒归，故失期。还谒，春申君问之状，对曰：“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，与其使者饮，故失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娉入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可得见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，即幸于春申君。知其有身，李园乃与其女弟谋。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：“楚王之贵幸君，虽兄弟不如也。今君相楚二十余年，而王无子，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，则楚更立君后，亦各贵其故所亲，君又安得长有宠乎？非徒然也，君贵用事久，多失礼于王兄弟，兄弟诚立，祸且及身，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幸君未久，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，王必幸妾；妾赖天有子男，则是君之子为王也，楚国尽可得，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？”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李园女弟谨舍，而言之楚王。楚王召入幸之，遂生子男，立为太子，以李园女弟为王后。楚王贵李园，园用事。

李园即入其女弟，立为王后，子为太子，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，阴养死士，欲杀春申君以灭口，而国人颇有知之者。

春申君相二十五年，楚考烈王病。朱英谓春申君曰：“世有毋望之福，又有毋望之祸。今君处毋望之世，事毋望之主，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？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福？”曰：“君相楚二十余年矣，虽名相国，

实楚王也。今楚王病，旦暮且卒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代立当国，如伊尹、周公，王长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？此所谓毋望之福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祸？”曰：“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，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，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，此所谓毋望之祸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何谓毋望之人？”对曰：“君置臣郎中，楚王卒，李园必先入，臣为君杀李园。此所谓毋望之人也。”春申君曰：“足下置之。李园，弱人也，仆又善之，且又何至此！”朱英知言不用，恐祸及身，乃亡去。

后十七日，楚考烈王卒，李园果先入，伏死士于棘门之内。春申君入棘门，园死士挟刺春申君，斩其头，投之棘门外。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。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，是为楚幽王。

是岁也，秦始皇帝立九年矣。嫪毐亦为乱于秦，觉，夷其三族，而吕不韦废。

太史公曰：吾适楚，观春申君故城，宫室盛矣哉！初，春申君之说秦昭王，及出身遣楚太子归，何其智之明也！后制于李园，施矣。语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？

【译文】

春申君是楚国人，名叫歇，姓黄。他曾周游各地拜师求学，见多识广，知识渊博，事奉于楚顷襄王。顷襄王认为黄歇善于辩论有口才，就派遣他出使秦国。此前，秦昭王派白起攻打韩、魏两国联军，在华阳将他们打败，活捉了魏国将领芒卯，韩国、魏国只得侍奉臣服于秦。秦昭王刚刚命令白起同韩国、魏国一起出兵进攻楚国，军队尚未开拔，正在这时楚国使臣黄歇恰好来到秦国，听到了秦国的这个计谋。当时的形势是，秦国在此之前就已经派白起进攻过楚国，夺取了巫郡、黔中郡，攻占了别都鄢城和都城郢，向东一直打到竟陵。楚顷襄王只好把都城向东迁到陈县。黄歇曾见到楚怀王被秦国引诱到那里去访问。结果被欺骗受辱，为秦国扣留并死在那里。现在的楚顷襄王是楚怀王的儿

子,秦国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,恐怕秦国这次一旦出兵,就会去灭掉楚国。黄歇于是就上书劝说秦昭王道:

天底下没有谁比秦国、楚国更强大了。现在听说大王想要进攻楚国,这就如同两只猛虎互相争斗。两虎相斗,即使是劣狗也能从中趁机得到好处,如此,您不如和楚国亲善。请允许我陈述我的意见:我听说物极必反,冬季与夏季的更迭变化就是这样,事物发展到极点就危险,高叠起来的棋子就是这样。如今大王您贵国的领土,占有天下西、北两大边,这是有人类以来,即使是天子的领地,也不曾有过的事啊!先帝文王、庄(武)王及大王您,三代都没有忘记使秦国的土地与齐国接壤,借以切断东方各国合纵的纽带。现在大王您派盛桥到韩国驻守任职,盛桥就将他管辖的地盘归入秦国。这样做大王您不动用武力,不伸张威势,而一下就得到了百里之地。您这可称得上是有才能啦。您又发兵攻打魏国,围堵了魏国都城大梁的出入通道,拿下了河内,攻克了燕、酸枣、虚、桃等地,进入了邢地,魏国的军队如风吹白云,四处逃散而不敢彼此相救。大王您的功劳也够多的了。随后,大王您停止了用兵,使广大民众休养生息,两年之后再次举兵,又夺取了蒲、衍、首、垣等地,进而兵临仁地、平丘,包围黄、济阳,这两地只能退缩自守,结果魏国臣服事秦;大王又割取了濮、曆以北的地区,打通了秦国和齐国的通道,截断了楚国和赵国联系的要道。天下诸侯经过五次联合而相聚的合纵六国,却不敢互相救援。大王的威风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。

大王如果能保持住已有的功绩和威望,减少攻取征伐的念头而让自己的心境充满仁义,使以后再没有祸患,那么您真可以和三王媲美,与五霸并举了。大王如果凭借人口众多,倚仗军队强大,并借趁攻灭魏国的威势,而想以武力使天下的诸侯都臣服于自己,我恐怕这对您以后会有祸患啊!《诗经》说:“凡事无不有好的开头,但很少有好的结局。”《易经》上说:“狐狸渡水的时候,最终会浸湿尾巴。”这些话都是说开头容易,结尾难。怎么知道将是这样呢?从前智伯只看到了进攻赵国的好处,却没料到反在榆次遭到赵国与韩、魏两国的合谋暗算而丧身的灾祸,吴王夫差只看到进攻齐国的好处,却没想到因此放松了对越国的警惕而最后在干隧被越王勾践战败。这两个国家,不是没

有建树过巨大的功绩，只是都贪图了眼前的利益而换来了后来的祸患。吴王夫差相信了越国的恭维，所以才去攻打齐国，在艾陵战胜了齐军以后，在返回时被越王勾践在三江水边活捉。智伯相信了韩氏和魏氏，所以才去进攻赵氏，围攻赵国重镇晋阳城，眼看胜利在望了，不料韩氏、魏氏背叛了他，将智伯瑶杀死在凿台之下。如今大王您忌恨楚国的存在，而忘记了一旦毁灭了楚国就会使韩国和魏国更加强大。我替大王考虑，还是不要这样做。

《诗经》说：“大规模的军队是不应该远离自家的住地去征战的。”从这个观点看，楚国应该是朋友，邻国才是敌人。《诗经》又说：“狡兔又蹦又跳，遇到猎犬还是跑不掉；别人有心思，我则要认真揣摩。”现在大王您中途相信韩、魏两国与您亲善，这正如当初吴国相信越国一样啊！我听说，对敌人不能宽容，时机不能错过。我担心韩国、魏国现在装着谦卑恭敬的样子，劝说您去消除所谓的祸患，实际是想欺骗贵国。怎么见得呢？大王对韩、魏没有多大的恩德，却有几代的怨仇啊！韩、魏两国国君的父子兄弟接连死于秦国的刀下，已经快有十代了。他们的领土残缺，政权受到破坏，宗庙被焚毁。两国的黎民百姓被剖腹挖肠，折断颈项，毁损面颊，身首分离，尸首暴露在荒野水泽之中，头颅僵挺，横尸遍野，境内到处可见。父亲、儿子、老人和病弱者，被绳索系住脖子捆住手而成为一群一群俘虏的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鬼神也孤苦悲伤，因为没有人再去祭祀它们。百姓们无法生活，家族亲人分离走散，流亡而沦为奴仆婢妾的，四海之内各地各处都有人在。所以韩、魏两国不灭亡，这将是秦国最大的忧患。如今大王您却想借用他们来一起攻打楚国，岂非也错了吗？

再说大王进攻楚国又将怎么出兵呢？您想向仇敌韩国、魏国借路吗？如果您这样做，那么从出兵之日起，您就要担心这支部队还能不能回来的问题。这是您把自己的军队去借给仇敌韩国、魏国啊！大王如果不向仇敌韩国、魏国借路，那就必定要去攻打随水右边的地区。而随水右边的那块地方，都是大川大水，高山密林，深溪幽谷，是不能生长庄稼的旷野啊。大王即使占有了它，也不能算是有所得。而这样做后，大王您只能落得个破坏楚国的坏名声，而没有真正得到土地的实惠啊！



再说大王进攻楚国的时候，齐国、韩国、魏国、赵国一定也都会起兵响应大王。秦、楚两国的军队交锋后，形成拉锯战，互相牵制住，那么魏国必将出兵攻打留、方与、铨、湖陵、矟、萧、相等城邑和地方，原来宋国的地盘一定会全部被魏拿去。齐国军队向南进攻楚国，那么泗水流域也必定会给齐国占领。这些都是平坦开阔、四通八达的平原，肥沃富饶、物产丰茂的地方，是您让他们各自单独地占领了。因此，大王击败楚国，就将使韩、魏两国在中原地区壮大起来，使齐国更加强劲。韩国、魏国的强大，就足以与您秦国抗衡较量了。齐国在南以泗水为界，东边背靠大海，北则俯恃黄河，因此它没有后方受敌的危险，天下的国家没有能比齐国、魏国更强大的了。齐、魏两国一旦在战争得到了土地，就一定会保住这些既得利益，同时又假装成事奉秦国的下级官吏的样子，谨小慎微。这样，一年之后，他们虽不一定能使自己称帝于天下，但阻止大王您称帝却已经绰绰有余了。

凭着大王广博的土地，众多的人口，强大的武装，一旦发兵攻楚而招来楚国的仇恨，这就会使韩、魏两国将帝王的重号归送给齐国，这是大王的失策啊！我为大王考虑，您不如与楚国亲善友好。如果秦、楚两国联合起来结成一体，对付韩国，韩国一定缩手而不敢妄动。大王设置东山的险阻关隘，利用黄河曲折环绕的有利地形，这样韩国就必定成为您的臣属。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形势，那么大王再派十万军队去镇守郑地，魏国就会恐惧，许地、鄢陵将闭门固守，而上蔡、召陵则不敢互相往来，这样一来，魏国也就会成为您的臣属了。大王一经与楚国亲善友好，那么关内的两个大国——韩与魏就会去向齐国索取土地，齐国右边的大片土地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。大王的土地横贯东西两海，约束天下诸侯，这样就能使燕国、赵国不能依靠齐国、楚国，齐国、楚国也不能借助燕国、赵国为依傍。然后您以生死存亡去震慑燕国、赵国，就会直接动摇齐国和楚国，如此，这四个国家不须痛击便可制服了。

秦昭王说：“好！”于是就中止了派白起出兵的计划，同时辞谢了韩、魏两国，并且派出使者给楚国送去了厚礼，与楚国订立条约，结成了盟国。

黄歇接受盟约后返回楚国，楚王派黄歇和太子完到秦国作人质，

秦国把他们扣留了好几年。楚顷襄王病了，太子完还是不能回去。但楚太子与秦国相国应侯很要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黄歇就劝说应侯道：“相国真是与楚太子很要好吗？”应侯说：“是啊！”黄歇说：“如今楚王恐怕是一病不起了，秦国不如让楚太子回去。太子如果能立为王，那他事奉秦国一定会非常恭谨厚重，并对您相国的恩德感激不尽。这样做，既亲近了盟国，又能够扶植一位大国的国君。如果不让他回去，那他只是秦国咸阳城里的一个普通平民而已；楚国将改立太子，新太子肯定不会事奉秦国。失去盟国，又断绝秦国与一大国国君之间的友谊，这不是上策。希望相国仔细考虑这件事。”应侯将黄歇说的意思报告了秦王。秦王说：“让楚太子的辅佐官先回去探问一下楚王的病情，等他回来后再作计议。”黄歇替楚国太子谋划说：“秦国扣留太子您，是想借此求取好处。但现在您拥有的力量还没有达到使秦国能得到这些好处的程度，因此我忧虑得很。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现在国内，大王如果不幸寿终，太子您又不在国内，那阳文君的儿子一定会被确立为继承人，您就不能继承王统了。不如逃离秦国，跟使臣一起出去；我请求留下来，以死来担当责任。”楚太子于是更换了衣服，扮成楚国使臣的车夫混出了关。黄歇留守在客馆，总是假托太子有病而谢绝来访的宾客。估计太子已经走远，秦国追不上了，黄歇于是自己去向秦昭王报告说：“楚太子已经回去，走得很远了。我罪当该死，请求您赐我一死。”秦昭王大怒，想要让他自杀。应侯说：“黄歇作为臣子，愿意献出生命来效忠他的主人。太子如果立为楚王，一定会重用黄歇，所以不如免其罪让他回国，以表示我们对楚国的亲善。”秦王听从了应侯的意见，把黄歇送回了楚国。

黄歇回到楚国后三个月，楚顷襄王去世，太子完继承王位，这就是楚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任命黄歇为宰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给他淮北地区十二个县。过了十五年，黄歇对楚王说：“淮北地区和齐国为邻，那里情势很吃紧，请把那里划为郡进行治理、防务，更为合适。”于是就将淮北的十二个县一并献出，请求封到江东去。考烈王同意了他的要求。春申君于是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，作为自己的都邑。

春申君当上楚国宰相不久，这时候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魏国有信陵君，大家都正争着礼贤下士，招来宾客，以此来互相竞争，

辅助君王掌握国政。

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四年，秦国击败了赵国驻守长平的四十多万军队。第五年，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邯郸向楚国告急求援，楚国派春申君率兵前去救援，秦国军队这时也撤退了，春申君返回。春申君担任楚国宰相的第八年，替楚国向北征伐，灭了鲁国，任用荀卿当兰陵县令。这时候，楚国又兴盛强大起来了。

赵国的平原君派使臣到春申君这里来，春申君把他们安排在上等宾馆住宿。赵国使臣想向楚国炫耀他们的富有，就在头上插着玳瑁簪子，佩带着用珍珠宝玉装饰鞘套的刀剑，请求会见春申君的门客。春申君有门客三千多人，其中的上等宾客都穿着缀有珍珠的鞋子来会见赵国使臣，赵国使臣见了十分羞惭。

春申君担任宰相的第十四年，秦国庄襄王继位，任命吕不韦为宰相，封为文信侯。秦国攻占了东周。

春申君担任宰相的第二十二年，各国诸侯担心秦国的进攻没完没了，就互相结盟联合起来，向西讨伐秦国，而楚国国君担任合纵六国的盟约之长，由春申君当权主事。六国联军到函谷关，秦国出兵反击，各诸侯国的军队都被击败而逃跑。楚考烈王将作战失利归罪于春申君，春申君因此渐渐被疏远了。

春申君门客中有位观津人叫朱英的对春申君说：“人们都认为楚国本来很强大，而您却把它弄弱了，我不这样认为。先王时我们与秦国亲善二十年而秦国不攻打我们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秦国要越过黾隘这个要塞才能进攻楚国，这很不方便；如果向东、西两周借道，背对着韩国、魏国来进攻楚国，也不行。现在就不是这样了，魏国的灭亡是旦夕间的事，它不能再吝惜许和鄢陵了，也许魏国会割让这两地给秦国。这样秦国距离楚都陈只有一百六十里，我将看到的是，秦、楚两国间越来越频繁的争斗了。”楚国于是就离开陈迁都到寿春，而秦国则把附庸国卫国的国君卫元君迁到野王，设置了东郡。春申君从此到了封地吴，同时兼行宰相职务。

楚考烈王没有儿子，春申君为这事很担心，就寻找宜于生育的妇女进献给楚王，进献了很多，但始终还是没有儿子。赵国人李园带了自己的妹妹来，想把她进献给楚王，听说他不能生育，就担心时间长了